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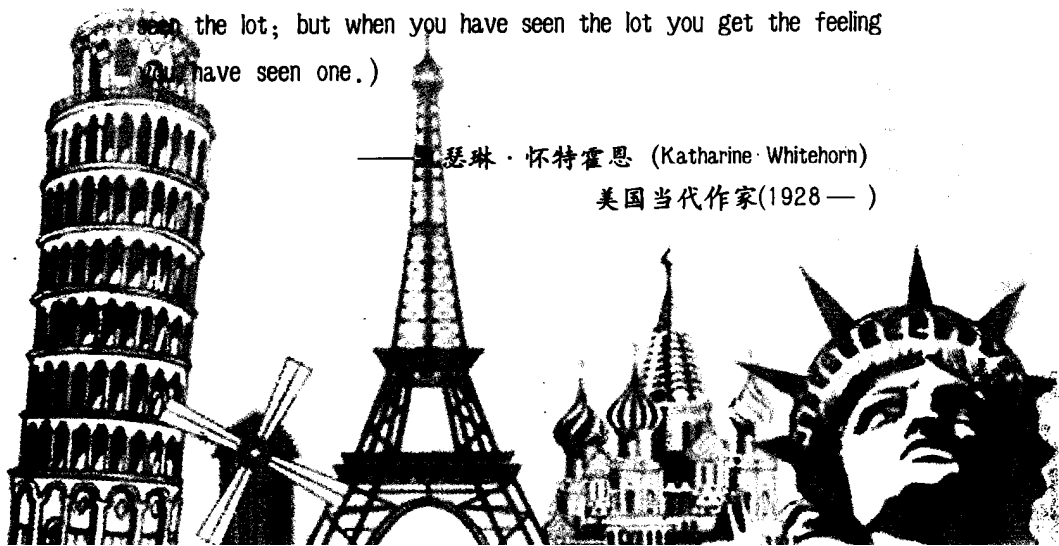
第 一 辑



对于西方人，不要以为认识了其中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了解了他们；正相反，只有当认识了他们中的许多个人的时候你才能了解其中的一个。

(I wouldn't say when you have seen one Western you have seen the lot; but when you have seen the lot you get the feeling you have seen one.)

——瑟琳·怀特霍恩 (Katharine Whitehorn)
美国当代作家(1928—)



1

说南道北

谁都知道，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是爱情，说通俗一点就是关于男人与女人。其实舞文弄墨的写家们还有另外一个钟情的话题，那就是南人与北人。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南方与北方”，鲁迅也写过“北人与南人”，辜鸿铭自称“东南西北人”，周作人研究过“南北的点心”，钱钟书先生也在《管锥编》引中外哲人从气候、情智上观察南北方人之区别……除了这些大家经典，日前在网上还看见有大侠高谈阔论南北蚊子之区别，据说南方的蚊子善歌善舞，花拳秀腿，咬人时蜻蜓点水，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北方的蚊子五大三粗，性情刚烈，咬人时直截了当，只是在逃逸时才亮一嗓子西皮流水去也。

看来谁想在文坛内厮混，若不能或不屑于凑那个“性”趣，用下半身写作，那就只好勉强说南道北了。

本人祖籍北方，出生在南方，但在北方长大，在巩汉林说南方话的小品还没有开始火爆的时候就出国了，所以我对中国南方人的感性理解竟然是从国外开始的。每次新结识一个老外，寒暄过后，外向型的老外都喜欢问：“Where are you from”（你打哪里来）我理所当然地说：“我从中国来”。如果碰上一个略通天文地理的知识型老外，他就会接着问：“中国什么地方南方还是北方？”我实话实说：“我是北方人。”这个老外要是和

相当数量并长的有一定代表性的中国人打过交道，他就会盯着我看，然后说：“不像啊！”

不像正好 鲁迅先生在《北人与南人》中赞曰：“北人南相者 是厚重而机灵”。不知是否就凭着这点厚重和机灵 我得以在法国取得硕士、博士，又在泰国一所国际研究生院教过几年书，随后又得以进入国际金融组织成为“官员”。记得 1993 年我刚来到泰国曼谷亚洲理工学院鲜花盛开的校园里，一位南人南相的邹姓中国留学生操着南腔热心地向我介绍在这里另外一位北人北相的周姓中国留学生：“他姓周 我姓邹 别看读音都一样 可似是写出来它不一样。”更神的是这位北方人 打听清楚我们原来都来自北京以后，还拉着北调进一步套近乎：“您老是住南城还是北城？”



后来在世界走南闯北到的地方多了，我发现不仅是中国人有南北情结，其实不论亚非欧美都不例外。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说到东方西方往往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相联系，而说到南方北方则不免与各个国家的贫富差别相联系。我的儿子在国际学校念书，地理老师留了一个作业，要求用彩笔按照国民收入的区段为指标，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涂上不同的颜色，然后看看能找出什么规律。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富国一般都在北半边，越往南走越穷。全世界平均工资最高的国家大都在欧洲，其中瑞士苏黎世的每小时平均工资高达 20 美元，越往南走工资水平越低，意大利米兰和罗马的平均工资只有 8 美元和 6 美元左右，再往南走到了印度每小时平均工资就剩下不足 1 美元了。当然南半边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但他们的人口却又大都是从欧洲移居过去的。

在欧洲大陆走走，北边精明强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与南边

悠闲快乐的拉丁人，不论在肤色和身材都各有特点，看上去一目了然。如果具体到欧洲的一个国家，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出南北之差异。比如说意大利吧，以罗马城为分界线，意大利可分为南北两个地区，南穷北富，虽经过战后数十年努力，南方经济有很大发展，但与北方地区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而且，意大利人也有南人和北人之分。总起来说，意大利的南方人比较开放友善；而北方人则倾向于保守和严肃。一位对意大利人颇有心得的法国作家评论道：“意大利人有两类，一类是活在北方的意大利人，一类是死在南方的意大利人。” (Il y a deux sortes d'italiens : les italiens du nord qui vivent au nord et les italiens du sud qui meurent au sud)



在美国，每次大选不仅是“驴”、“象”斗法，而且也牵涉南北之争。从渊源上看，民主党本来就是“南方党”，主要代表西南部新兴的植棉奴隶主和旧南部奴隶主、小农、边疆居民和工匠等阶级的利益。当然，民主党早已打破地域的局限性。2004年的总统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竞选搭档就先后传出过和前总统夫人希拉里的“男+女互补”说、和共和党老牌参议员麦凯恩的“民主党+共和党互补”说、甚至还有和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的“白人+少数族裔互补”，但是最后来自北方马萨诸塞州的克里还是选择了“北方的贵族+南方的平民”稳妥组合，与来自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爱德华兹搭档，恰与当年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约翰逊为肯尼迪提供“地区平衡”的效果相仿。厚重的克里出身于上层社会，可以在大城市和北部地区保持影响力，而机灵的爱德华兹出身于工人家庭，能够吸引乡村和南部地区的选票。这一南一北两面夹击，确实对布什阵营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看来，大到全球，小至一个国家，都可以分出个南北有别。问题是到多小一块地界就再也分不出个东南西北了呢？答：多小都可以，正所谓一水可分江海，一城能分南北。我曾在西非科特迪瓦居住，本来不大块地方，却也能分出南人北人。该国独立以后，用心良苦的老总统乌夫埃——博瓦尼把行政首都从南部的阿比让迁到中部自己的家乡亚穆苏克罗，并任命来自北部亲美的穆斯林人瓦特拉担任政府总理，来自南部亲法的天主教徒贝迪埃担任议会议长。可惜，这微妙的南北平衡在 1993 年老总统去世以后不久即被打破，贝迪埃一派认定瓦特拉的老爸出生在外国，所以特意修改宪法使瓦特拉没有参与总统选举的资格；而瓦特拉一派也不示弱，操纵群众上街显示人民力量要赶贝迪埃下台，结果来自西部的盖伊将军趁势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一时间，这个原本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之中，连我家里的女佣和司机也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我问来自“南方”地司机你们北方和南方一样燥热；南方人”和“北方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以至于非要打内战不可呢？司机振振有词的说我们说“包乌来”部落语，他们说“塞努弗”部落语，我们信天主，他们信真主，这区别还不大吗？这也罢了，但是要命的是我们要当总统，他们也要当总统，不打又怎么办？

在战乱中我匆忙离开阿比让，在北上巴黎再转机南下菲律宾（到了与科特迪瓦在同一纬度线上的菲律宾安顿下来以后，却蓦然发现这里的南部棉兰佬岛是穆斯林聚居区，而北方吕宋岛是天主教聚居区，南北关系也十分紧张，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的飞机上，我想起了小时候猜过的一个谜语：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南边是北边，它的北边是南边，它到底在哪里？

我想不起世界上是否真的有这样分不出南北的地方，但是现在我的黑人司机和女佣却已经确实实找不着南、也找不着北了。

2

海关奇遇记

地方走多了，异国风土人情见怪不怪，却惟独对进出各国海关的各种趣事奇遇印象颇为深刻。需要说明的是，发达国家的海关法制观念颇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来客一般作“有罪推论”先假设你是非法移民再说。拿了你的护照左看右上看下看，实在找不出毛病还要你出示回程机票甚至旅馆订房记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穷人会赖在他们这里不走。这是在发达国家，你到发展中国家会是什么样呢？

还是先从我们的邻邦缅甸说起。那还是在90年代初，缅甸海关对所有外国旅客作“有钱推论”，特别对他们携带的身上的银子斤斤计较。进关要报带了多少美元，出关要查花了多少美元，以上两者之差要等于你口袋里剩余的美元数，多了少了都属于犯罪嫌疑人。据说这是为了对付外汇黑市，当时官价与黑市汇率几乎差十倍。里有政策，外有对策。几位常常进出仰光的联合国咨询专家在我临行前授与我一锦囊妙计：进关时藏匿若干美金不报，到了那里后再到黑市上换成当地货币，因为真要按照官方汇率，那费用可就要惊人的高了，联合国这点出差补助可就捉襟见肘了。可上了飞机一琢磨才发现此事不一般：到底该申报多少美元才能在最小风险下取得最大收益呢？旅店账单必以美元计价，无空可钻；除旅店外，每天吃、行杂费用也不可不以官价适当换些当地货币，否则海关大员一眼便可看出

破绽。由于既不知道旅店的价格，也不知道当地合理生活费，一个小时的航程飞也似的过去了，焦虑中还是没拿定主意。在过海关的一刹那，我鬼使神差地亮出了囊中所有的美金，前功尽弃，也辜负了专家们的一片苦心。



随后又出差到了非洲。非洲地区有黄热病、霍乱等多种传染病，进入许多非洲国家都需要有国际防疫黄皮书。我第一次到西非科特迪瓦时，由于事先准备不周，直到下了飞机才发现人人手持黄皮书排队等待过海关。反正也不能再回去补办，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碰运气了。果不其然，轮到我时卫生检疫官员护照都不看，却绷着脸非要这要命的黄皮书不可。这时正巧碰见来接机的当地人，只见他问明情况后，看着我这一张东方人的面孔，便作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那检疫官员说：“唉，这些日本人真拿他们没办法！”那位官员一听是日本人，便颇为理解地说：“噢，日本人啊，那就过去吧！”好像日本人都是些天外来客，既不可能被传染，也不会传染他人。总之我就靠自己这张面孔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没有黄皮书能入境，还算不了什么。那次去博茨瓦纳出差，有急事临时决定要在纳米比亚过夜，可是我没有纳米比亚的签证，心里不免惶惶不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赶上飞机晚点，到达温得和克机场时已过午夜。乘客们下了飞机，在机场大厅里填好入境登记表，排着长长的队等待过海关。我自知手续不全，排在最后面，准备舌战海关官员。只见海关关口闸门紧闭，也不见海关官员的踪影。就这样等了好久不见动静。忽然，那队伍突然开始向前移动，到前面才发现原来大门敞开，请君入境。原来，由于我们的飞机晚点，所有的海关人员已经下岗回去睡觉。看着机场大厅门口“欢迎莅临纳米比亚”的横幅，

我的心情好极了。真乃天无绝人之路也。

另一次到非洲中南部马拉维出差，看见进关手续简单明快，不免暗暗称奇：不愧是老牌殖民者训练出来的，办事效率颇有欧洲绅士之风。若干天后出关时却赶上一海关官员极为严格，大包小包翻了个遍，又在小黑屋里搜身。搜完后又拿出一张巴掌大的调查表让我填，其中的一条大意是对海关官员的检查是否满意。如满意可径圈“ Y E S ”，如不满意则圈“ N O ”。我巴不得早早出去，当然圈“ Y E S ”了事。不料慌忙中不慎错划了“ N O ”更糟的是表上注明如圈“ N O ”必须要说明理由。正不知如何向这位官员解释，只见他不慌不忙地递给我另一张表，一边说“没关系，填错了可以重来”一边顺手撕掉了那张对他不大恭敬的表格。



不久后到东非著名的野生动物之乡肯尼亚访问，下了飞机进关、取行李、乘 Taxi 进城不到一个小时。在旅店里少憩之后，来到旁边的超级市场买矿泉水。这倒不是因为这里的自来水喝不得，而是该国产的“乞力马扎罗”牌矿泉水真正是甘甜可口天下第一（读者朋友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正挑选中突然听到身旁有人对我大惊小怪地喊：“我的朋友，你在这里呀！”我抬头定睛一看，只见一位似曾相识的非洲人在对我走来。不过，我实在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这时只见他一边用手比划盖戳的姿势，一边说：“我就是你进关时给你盖印的人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沉下脸向我诉苦称他的亲人害病需要帮助，不知我可否意思意思。人生地不熟，我顺手给了他一张票子，买了东西赶紧回到旅店。回想起来，至今我也不明白这故事是真是假。

我与太太、儿子到摩洛哥旅游，我与孩子顺利地过了海关

边检，左等又等就是不见太太露面。我捉摸着她一定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可是又无法回到海关那一边去看个究竟。过了好一会儿，我太太终于面带胜利的喜色出来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呢？原来，我们从居住国科特迪瓦离境时，那边防警察在我太太的护照上盖上“SORTIE”（“已出境”）的印章。可是千不该、万不该，这“SORTIE”竟然盖在了摩洛哥王国的入境签证上面。这摩洛哥王国的警察一口咬定入境签证因此失效，要求我太太返回阿比让重新申办签证。我的妈呀，回去重办？四个小时的飞行距离是能说回去就回去的？虽百般好言相求，那警察就是不松口，似乎这问题涉及到本王国主权问题，不能通融。僵持之下，我太太改变策略，转守为攻，耐心地启发那警察说：“您瞧，这损坏主权的事是他们那边海关警察干的，我和您一样感到气愤。我到这里旅游，说白了纯粹是来给贵国送钱来了。要不，你遣返我回去，我也好跟他们算账……”听着听着，警察先生绷着的脸居然有些放松，手里的入境章也就盖了下来。



海关的故事说不完，也不尽是悲剧。那是圣诞前夕，我路过南非。记得申请南非签证时，那申请表上问了一大堆问题：你是否曾被拒绝入境？你是否曾被强制递解出境？你是否在任何国家被判过有罪？你是否目前受民事或刑事调查？你是否患有结核或其他传染性疾病？我当然一律诚实地回答“NO”（“否”），一边填一边想难道世界上还真有哪个入境申请人会填“YES”（“是”）吗？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进关时，那白人官员拿了我的护照左看右看，似乎非要从中找出什么破绽不可。那年头，种族隔离还没有完全解除，不知此君是否要找我这有色人种什么麻烦。只见他抬起头来微笑着对我说：

“Happy Birthday!”（祝你生日快乐！）原来，这天是我的生日。

3

非礼勿动

报载，英联邦运动会的负责人艾伦先生在运动会开幕仪式上摆出典型的英国绅士状引领莅临的女王陛下步上楼梯，却不慎用右手触及到女王的臀部，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因为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个小动作违反了禁止触摸君主的神圣皇家礼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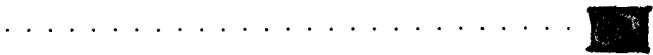
其实，不仅堂堂大英女王的臀部碰不得，而且贫民百姓家娃子的脑袋也未必就摸得。比如在泰国，如果你遇见朋友带着孩子，千万别按中国人的习惯拍拍孩子的头顶夸他说：好聪明的孩子！因为泰国人认为头部是最圣洁高贵的部位，因此触摸别人的头部，哪怕是孩子，都是极不礼貌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在美国和法国都有生活经历，有时候能够发现一些细微的差别。我发现美国人吃饭的时候，闲着不用的手，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放在桌面以下的膝盖上。而法国人吃饭恰恰相反，双手连同胳膊肘总是放在桌面上。我还见过法国主妇在吃饭时教训自己的孩子说：“把手拿上来！”在法国人看来，手放在桌面以下，给他人一种不知道你在鼓捣什么的不适感。而且，如果右手持叉吃饭，左手搭在膝上，难免会造成肩部的某种倾斜，造成不雅的吃相。

当然，餐桌上胳膊的位置问题，充其量只能算是生活小节，虽引人侧目，但依然是无伤大雅。我的一位法国朋友曾经告诉

我说，他一眼就能认出巴黎街头的中国游客，比如说休息时蹲在路边或者盘腿打坐，走路时有时两只胳膊背在身后，甚至手揣在袖子里，都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小动作。

但是，在某些敏感场合胳膊位置放得不对，就可能引出不大不小的政治问题。记得上世纪 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印尼政府达成了拯救危机的计划。在协议的签字仪式上，法国籍的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康德苏，双臂在胸前水平交叉，面露微笑，显出轻松愉快的样子。不料这个在法国人看来似乎是无关痛痒的动作，却被不少印尼人看做是居高临下，傲慢无礼，因而伤害了印尼人的感情，一时间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国内名声不佳，几乎影响到了拯救计划的顺利开展。



也许您会说，不知者不为过。虽说这话没错，但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多读一点书，出门在外多观察，入乡随俗，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不愉快。同样，老外们也应该领会孔老夫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古训，加强对中国风俗文化的了解。几年前体操运动员桑兰不幸受伤后，父母风尘仆仆地赶到美国长岛，一见到美国主治医生里奥内，立即双双跪下，求医生救他们的女儿。那医生从未见过这架势，但却完全明白“下跪”的意义，虽没有用中国人标准的趋前搀扶“快快请起”，却当即回跪，发誓尽其以一切可能救治桑兰，被中国人传为佳话。

伦敦有一个铸造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制成一个 300 公斤重的教堂大钟，赠送给美国纽约华尔街的一个教堂，以纪念 9·11 恐怖袭击事件周年。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看送什么不好，干嘛非送钟（终），也亏得这钟是英国人送给了美国人。要是外国人给中国人送钟，难免在无意中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一切后果还真不知道由谁来承担呢。

4

找钱的困惑

进商店买东西，顾客一手交钱，售货员一手交货外带找零，唱收唱付，这在国内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不过，初到国外碰到买东西找钱的场合你还真不一定能一下子适应。

我第一次出国是到法国。那时电话不很普及，更没有伊妹儿，所以到了巴黎第一个愿望就是要给家人写封信报个平安。到邮局一问，寄一封平信到中国要 3.5 法郎，于是就掏出 10 法郎递给邮局工作小姐。只见小姐撕下价值 3.5 法郎的邮票，又摸出一些零蹦儿，一边冲着我念念有词：“3.5 法郎、5 法郎、正好 10 法郎。谢谢！”买一张 3.5 法郎的邮票交给邮局 10 法郎，应找给我 6.5 法郎，怎么又还给我 10 法郎呢？数数手里的零钱，不多不少，正好 6.5 法郎。时间长了以后才明白过来，法国人找钱的方式与中国人不一样，不是用减法而是用加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去书店买一本标价 150 法郎的书，付给售货员一张 200 法郎的票子。按法国人的习惯，售货员这时会先把书递给你，说：“150 法郎。”这表示书的价钱，然后找给你 50 法郎，说：“200 法郎。”这表示 50 法郎与书的价值相加，等于 200 法郎。200 法郎现金换回 200 法郎等价实物外加零钱，童叟无欺，合情合理。顺便说一句，加法似乎是法国文化的一部分，比如说数字 70 不说 70 而说 60+10。在比如，在法国餐馆吃完饭，客人们买单会文雅地叫一声：“加法！”(Addition)

我后来去过不少非洲国家，发现许多这里的城市市场相当繁荣，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到。当然，说什么都有，可能不免有点夸张，不发达国家毕竟比不了发达国家。我在西非科特迪瓦工作的时候，到商店买东西经常听到售货员对顾客说：“Il n'y a pas monnaie”（法语：“没有零钱”）然后反问顾客有没有自备零钱。要是实在没有零钱，要么顾客吃亏，零头就忽略不计了，要么拿几块口香糖凑数。还有的商店干脆打“白条”，写上欠顾客多少多少现金。这种白条只能在同一商店买东西使用，而且经常是花了一张白条又换来另一张白条，很不方便。明明市场上这么缺零钱，政府怎么不多铸造一些硬币呢？据一位在中央银行工作的非洲朋友透露，由于铸造硬币的成本远超过硬币本身的价值，所以政府也不愿干这种赔钱的“买卖”。商家也顺水推舟，本来应该 960 西非法郎买的東西，干脆标成了 1000 西非法郎，化零为整也算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所以在非洲你一般看不见 999、9999 之类的价格。



从非洲到美国，进了商店特别不习惯，商品的价格很少是整数。不知道美国人的吉祥数是不是 9，反正商店里各类商品的价格不是 0.99、9.9，就是 99 美元。我向美国朋友打听干嘛价格弄得这么麻烦，9.9 美元写成 10 美元不就得了吗？朋友不解地看着我说：这怎么行，10 美元不是比 9.9 美元贵吗？人家美国消费者维权意识就是强，我算服了。那天我在华盛顿的大街上遛弯儿走得又累又渴，赶上路边一家商店卖矿泉水，标价 0.99 美元，就手买了一瓶。售货员小姐熟练地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收款机小屏幕上显示出：1.06 美元。怎么这么一会儿就涨了价了？小姐见我老外，耐心地解释这瓶水确实是 0.99 美元，但加上税以后就变成 1.06 美元了。敢情满货架上的 0.99、9.9、

99都是晃人眼睛用的，其实消费者付出的价格并不止这些。好在美国发达，市面上不缺硬币，我掏出一张 10 美元的票子，又摸出 6 美分硬币一起递给售货员。只见小姐忽闪着大眼睛，实在不明白为什么 1.06 美元的东西，我硬要给她 10.06 美元。小姐看出我肯定是个无厘头的老外以后，也就不跟我较真，把 6 美分零镞儿放在柜台上，径自把 10 美元收将过去，又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小屏幕显示应该找给我 8.94 美元。小姐不厌其烦地数出 8.94 美元零钱，外加原本就属于我的 6 美分，一起递给了我。

接过小姐找回来的钱，口袋沉甸甸的，我很有点困惑的感觉。

5

走四方，付小费

客居海外，走遍亚、非、欧、美，走到哪里也少不了付小费。从客人手里收取小费，各国有各国的高招。美国当之无愧数第一，各种场合小费多如牛毛，该出手时不出手，几乎寸步难行。上餐馆要留 10%—15% 的小费，切不可忘记，否则遭人白眼不说，背后还要被诅咒祖宗八辈，太划不来。旅行住店行李员、清洁工也要记着给几美元打点，要不然晚上回到旅馆房间里缺这少那，特别是卫生间里，“纸”到用时方恨少。

一次乘美国航空公司班机从华盛顿赴洛杉矶，起飞不久，机长宣布马上开始放大腕儿汤姆·汉克斯的片子。只见空姐手里提着耳机，在过道里前后走着，向乘客喊：“汤姆·汉克斯”“汤姆·汉克斯”，到我这里时我顺手接过一个耳机。奇怪的是空姐递给我耳机后，却不把手收回去，眼睛盯着我，好像我欠她什么了。原来，这家公司飞机上看电影要收 5 美元，空姐揣进自己的腰包。我游历四方，乘坐过几十家航空公司，这是第一遭看收费电影。困劲儿来了也坚持看下去，似乎怕糟蹋了那几块美金。到了洛杉矶乘出租车进城，问司机是否有计价表，他点头称是，我这才放心上车。坐好以后，视线前方里的一纸“告乘客”映入眼帘：“(1) 计价表显示的车费中不含小费，(2) 本司机没有 5 美元以下的零钱。”这前一条还好理解，提醒乘客“自愿”给小费，多多益善。这后一条明摆着是敲诈没有零钱的乘

客，这“小费”你是不给也得给。

同样是发达国家，法国须缴纳小费的情况算是少多了。顺便说一句，人家法国人不把小费叫“小费”而是叫“酒钱”（pourboire），所以上餐馆酒足饭饱之余要留下些酒钱给跑堂的小伙子。法国电影院里都雇有“开门小姐”（ouvreuse）她们的工作是引导观众进入光线阴暗的放映厅，找合适的座位。观众落座前塞给小姐手里 5 法郎或 10 法郎算是酬劳。也许是怕有观众吝啬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些影院售票处特别贴了条子申明“本影院开门小姐无工资收入”。再说，年轻小姐陪你潇洒走一回，不意思意思行吗？只愿这些开门小姐拿了“酒钱”不是真去喝酒。



在我的印象里，过去有些发展中国家视小费为西方不良影响，禁止服务人员接受小费。那次我去赞比亚住在卢萨卡洲际饭店，晚上在楼下的餐馆吃饭。拿到菜单，眼睛一亮，只见上面用英文注明：“小费是不允许的”。可算有一个地方不接受小费啦！吃完饭结账，付了钱却见服务员看着我不肯离去，似乎我还是欠了他点东西。再拿过那菜单仔细一瞧：嗨！原来人家写的是“小费不是不允许的。”否定之否定，当然是允许啦！付过小费，才捉摸过味儿来，这赞比亚原本确实是不允许小费，后来又“不是不允许”了，怕客人不知道，所以才在菜单上特意注明。

后来到肯尼亚旅行，在机场分发给旅客政府旅游部门的小册子，其中关于小费一节颇令人玩味。字里行间看，小费似乎“不是不允许”，但又说“肯尼亚人民礼貌好客，游客不要把当地人当乞丐对待”。问题提到这个高度，这小费给不给、给多给少，您就掂量着办吧！说起来还是南非人爽快，我那次离境时拿